

道是無情却有情

稚子無知又添煩惱

民國十九年二月，真兒進了附近的培英幼稚園。

又是一年春草綠，黃適逝世已滿三週年了，民國十九年的三月十六日，正是星期一。我便提前替真兒向培英幼稚園請了一天假，帶著他到預先接洽好的長老會禮拜堂去。我獻上了奉獻的錢和鮮花，托長老爲亡夫祈禱，祝福他在天上的靈魂平安。做完禮拜，就去龍華掃墓。真兒五歲，雖不知道生與死的意義，但也已經知道他的爸爸是不會回來的了。他問：「爸爸睡在地底下冷不冷？」「爸爸已不知道冷同熱了。」我說。

一路講着，就到了王怡如家。我告訴她爲黃適提前做三週年的事，爲的是怕明天，她又叫陸松濤來伴我，使我尷尬，所以去對她說一聲。怡如嘆道：「真快！轉眼就過了第三個年頭。人生幾何？你究竟作何打算？你今年二十四歲了，女人的青春祇有一霎，你打算拖到幾時呢？」正說着，陳竹雲從外邊回來，後面跟着陸松濤父子。我瞥見陸松濤面容嚴肅，小松眼睛紅紅地，可能方才唱過一齣「行路訓子」的戲吧！這氣氛使我想走，但被王怡如夫婦堅留，不好過於拂逆主人的意思，祇得坐下來。陸松濤笑問真兒：

「你在那一班？幼稚園好玩嗎？認了多少字？」

「他在大班，幼稚園教不上幾個字，他是在家認字的。」我回答。

三個男孩子就玩到一起去了。

大家談着談着，不免又談到了黃適。

我說：「那筆債，我一直是個精神負擔，打算明年去教書，再寫寫文章，分幾次把他還清了，也免得祇是讓陸先生洩神。」

「聽說那個金×成本來是個共產黨，這個共產黨可把你們害慘了。幾時捉住了，把他千刀萬剮才對。」

「陳竹雲說了，陸松濤馬上接口：

「錢的事，不必着急。我正打算找個熟識的律師談談，看看能不能以冒簽作廢。因為事情還沒有把握，不願空言擾人，所以一直沒有對褚女士提起。」他嘆了口氣：「其實黃適這個人也未免太糊塗了，那有銀錢出入完全不過目的。」

我因不放心真兒，正想去叫他進來，祇見真兒已經奔進堂屋。小松從後面追來，又踢又打的，把真兒的臂膀也打出血來了。我去拉勸，小松竟然用力把我一推，還罵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陸松濤跳起來抓住小松，劈臉就是兩記巴掌。自己却已氣得臉孔發青，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小松不甘被打，「哇」地一聲哭了。他一面哭，一面數說：「我去告訴奶奶，爸爸打我。奶奶說的：

晚娘都不是好東西。我知道，爸爸要討晚娘了。噉……，」這小松每說一句晚娘，必然橫我一個白眼。當着人，我的臉上也有點下不來。可是對方究竟還是個小孩。我祇好笑着對他說：

「小松！這兒沒有晚娘。我們都在陳伯母家玩呢，快不要哭了，看人笑話你。」

陸松濤忍着氣，過來安慰真兒，又幫着王怡如給真兒擦紅藥水，貼散龍巴斯藥膏。對我再三道歉說：「回去要好好教訓這個小畜牲，問他以後還敢不敢欺侮弟弟，得罪長輩了。請你千萬不要生氣，否則我就罪孽深重了。」

我以沉默作答。我母子已經因他的緣故，屢次受到損害與侮辱。小松十四歲了，並非幼兒，我母子安能一再受他的打罵？這情形，又豈是輕輕一句道歉所能了結的。我已決心不再和陸家人見面，以保全我母子的尊嚴。等那四千塊錢還清以後，陸松濤三字就可以在我朋友的通訊錄上抹去了。

陸松濤他們走後，陳竹雲嘆道：「老陸這個大兒子也實在太不像話了，方才一路上竟偷了小販攤子上的一把糖菓，小販不依，他索興一推，把小販的一疊碗都跌在地上打得粉碎了，害得老陸又賠錢又說好話。因此老陸罵了小松，小松哭了，直鬧到我家門口才停。老陸說，這孩子喜吃零食，身體不好，脾氣壞，又不肯讀書。十四歲了，還和十二歲的小濤一同讀小學。老陸要管，他祖母就護在頭裏。」

陳竹雲一向和我說話很少，今天却特別多話，他說：「舒華妹的抉擇是對的，老陸本人雖好，無奈他的家庭太複雜，和他結婚是不會有幸福的。」

我等陳竹雲的話告一段落後，就要告辭。

王怡如那裏肯放，她說：「你在這樣的情緒下走，我怎麼能够放心。吃過晚飯，叫車子送你們回去就是。」

我到奶奶房中去帶真兒，真兒正在喝牛奶吃餅干。奶奶疼的，一直在替他摸腿。其實真兒並沒有被踢傷，臂上已貼了藥膏也不再流血了。他有說有笑地正在和小毛玩着，一時也不肯就走，我也祇好留下來。寡婦的兒子，總是嬌養一點的。而況我祇有這點親骨肉，不疼他又疼誰呢！

我自己知道，因為境遇不好，情緒也比較容易激動。所謂「宰相肚裏好撐船」，做了宰相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胸襟自然寬大了。我，一個窮寡婦，終日在困苦中受折磨，實在再也受不了意外的打擊。所以對於小松的無故欺凌，我確是耿耿於心的。其子如此，其父豈能辭咎？在這樣的心情下，又怎麼能够接受王怡如的解釋？她說：「你不要怪陸松濤，他有這樣的母親，這樣的兒子也够他受了。」

我沒有作聲。吃飯時，王怡如的丈夫陳竹雲却開言了，他說：「舒華妹應該早點結婚，老陸既不是對象，不如換一個方向吧。」他斟酌了一回子道：「我有一個同事，南通人，叫王哲生，今年三十六歲，英國牛津大學博士，現在暨南大學當經濟系主任。妻子死了三年，沒有留下兒女。因為仰慕舒華妹的才華，很久以前就託我介紹。我爲了和陸松濤也是朋友，所以不便提起。如今陸的事已經告吹，不妨對王哲生的事考慮一下，改天約個時間先見見面好不好？」

我還不曾回答，王怡如就搶着說：「那怕陸松濤會自殺！」

「他不能拿自殺嚇人，白白就誤了舒華妹的終生。」

陳竹雲、王怡如兩夫婦幾乎口角起來。

我趁勢站起，說了聲叨擾，就帶着真兒走出了陳家的大門。

良友深情有逾骨肉

從此我比以前更加積極了，一上午都在寫文章，文章的出路也漸漸廣大起來。神州國光社（那時還沒有左傾）的負責人王禮錫，光華書局的新任總編輯顧鳳城，都來向我索稿。武漢又多了一家報紙的地盤，稿費也增加到四塊錢一千字了。

他們都歡迎我的小品文，光華的讀書月刊上，幾乎每期都有我的一篇。趙景深已把我當作寫書評的負責人。我的收入，每月大約可得固定的四十元左右。先把房租提出，剩下的作為真兒的吃用。我自己呢，有錢吃好點，無錢苦一點。要是我不生病，目前的生活總算可以過得去了，而且自由自在，不受任何人的氣。（珠戒、大衣也早已贖出。）

我每天的生活是這樣安排的：早上先把文章立一個大綱。然後照料孩子，送他進幼稚園。帶菜回家後，再繼續寫作。寫倦了，則去做家務，作為調劑。中午去接真兒回家。吃過飯，母子一同午睡片刻，隨即換好衣裳。這時，吳虹葦和邱韻玉也都來了。於是一同去虹口公園，坐在我們常坐的地方。真兒去找小伴

玩耍，我們三人或談天，或運思，往往是她們構圖，我則想我的文章結構。有時三人都不說話。公園中十分寂靜，祇有孩子們的笑聲，打破這空間的岑寂，因為虹口公園不到禮拜天是沒有多少遊人的。

我們既不是教員，也不是學生，更非公司職員，所以平時拿公園當休息室，禮拜天則反而不去，以免與人混雜一起。倒也不是自命清高，我們祇是清貧的一羣罷了。也許由於教養的關係吧，我們雖窮，可是衣裳一換，不知道的或者還誤認我們是貴夫人和名媛呢。虹弟常笑我有藏憂之術，不論境遇如何困苦，外表看來，我總好像是很愉快的。衣服呢，幾年來不曾添置過一件。還是結婚後，奉丈夫之命做了幾件西裝，直穿到現在。因為黃適去過西班牙，他認為歐洲各國祇有西班牙女子最嫵媚，並有點像東方人。他一直說我穿起西裝來，很有點像西班牙少女，所以要我改穿西裝。

邱韻玉喜歡攝影，就在公園裏為我照了一張相。

我們雖沒有錢，但很洒脱，那怕身邊祇剩四毛錢了，還用兩毛買小麵包去公園看落日，即以麵包作為晚餐。三人中如有一人領到了稿費的話，就去附近羅宋餐館，吃四毛小洋一客的定餐，有一大碗羅宋湯、一味菜和布丁，麵包吃完還可叫添。兩客定餐，大小四人就可以吃飽了，這是我們的最高享受。至今想來，還覺餘味醇醇呢。

王怡如一言驚母子

一個做母親的人，總以為自己的孩子是天下第一，我也如此。在我看來，真兒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小孩

，決沒有任何人所能够和他比並的。他的相貌很像我，祇有部份像他的父親。自從出痧子復元後，身體倒比前結壯多了，小臉蛋經常紅冬冬的。玩一回，就來看看我，或是送一粒石子什麼的給我；是他的新發現？或是戰利品吧？母子依依，真是甜在心裏。如果我有一千種感情吧，那麼這一千種的感情，都已全部傾注在兒子的身上，絕無空隙可以再去容納任何人給我的盛情的了。自然，王怡如的忠告，有時也會在耳邊響起，她的看法是：「兒子幼年，果然依依膝下，十分可愛。長大以後，他有他的人生理想，他有他的看法，甚至認為你的言行種種不合他的意，批評你為落伍。此其一。等到他有了女朋友，這女朋友你也中意，自然最好。否則，他就會因為女友的緣故而對你疏遠了。此其二。結婚以後，他有他的妻子兒女，已無暇再來顧到你這母親。他們夫妻父子，笑言燕燕，你即使插進去，也必成為不受歡迎的來客。那時候，你必會產生一種被遺棄的感覺，尤其像你這樣神經纖細的文人。這種精神痛苦，必比一般人更為強烈……」

怡如的話，我實在聽不入耳。便剪斷了她的話頭道：「我沒有宗法社會的觀念，既然生了他，總要把他教養長成。況且他將來對我好或是不好，目前也還不能預見。總不能因為他可能將來對我不好，而現在就不疼他，這是不合理的。我也看多了兒媳不孝的例子，我這樣衰弱，未必能活到老年，最好是兒子學成時，我便死去，那麼一切的憂慮也就可以免除了。」

「萬一你竟不死，活到六十、七十，那時候做事又大老，死又太早，那你將怎麼辦？」

我語塞。但仍強辯道：「我相信人總有個良心。我為兒子犧牲一生，他也總不至待我太差的吧？」

王如怡生氣道：「這也隨你，你去做你撫孤守節的賢母吧！祇希望你將來不要後悔！」

其實，我也很看得破，兒子幼年，我和他能够享受幾年母子相依的生活，也就很滿足了。未來的一切，讓未來去決定就是，又何必想得那麼遠呢？

這時，真兒捉了一隻大蝴蝶給我。我說：

「謝謝你，真兒。不過蝴蝶也有媽媽的，他媽媽正在想他呢，不如放他回去吧。」

真兒的小手一放，蝴蝶就翩翩飛去了。真兒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電影院中不忘教育

吳虹菲有一個嫡親姪女吳曙天，是章衣萍的太太。吳家在天津很有門第，吳、章在北京認識，由相愛而結為姻眷。婚前，章有肺病。吳的天癸不正常，可能妨礙生育。章的朋友勸他：「你是家中的獨子，宗祧為重，不應與有病的女子結婚。」章答：「已有成約，安能反悔？」婚後，情好甚篤。吳曙天悉心侍候丈夫，居然把章的病調理好了。而吳本身的病則日趨嚴重，終年腹大如鼓，却不能懷孕。

那時，我和虹菲常到她姪女家去談天。她們也住在虹口，似乎是興業里，比四達里高一級，她們住的是一幢樓房。章衣萍待妻子很好，祇是在他父母偶然從安徽出來住的時候，由於兩老抱孫心切，不免嘖有煩言。吳曙天曾一度打算離家出走，但是這種小風波，即隨兩老之離去而平息。章衣萍在四馬路和人合股

開一書店，他的「情書一束」雖仍洛陽紙貴，也有女讀者寫情書來給他的，但章對吳依然忠實，沒有越軌行動。後來的納妾，一半也由於子嗣問題吧？這已是若干年以後的事，況且是發生在四川，而不在上海。這裏不想再去說他了。

吳曙天和我們很好，但她有家，又有書店要去照顧。所以到虹口公園，或是去看電影，吳曙天總很少參加。不比我和吳、邱三人，可以自由來往，無牽無掛。不過爲了孩子的教育，有些片子於孩童不相宜的，我寧可犧牲不看，而請吳、邱兩人自去。其時上海各大戲院，每星期日上午有日場，映的多數是有益兒童身心的教育片，却並無說教的痕迹。我還記得有一張「小狗流浪記」，是中國人自製的卡通片，描寫一頭最弱的小狗，常被同胞兄弟欺凌，牠乃憤而遠去，經過多時的流浪與鍛鍊，再回來的時候，已長得體壯力強，而非吳下阿蒙了。乃衆兄弟不知就裏，習慣性地依然要欺壓牠，被牠把身體輕輕一拱，衆兄弟便已不支而逃，從此再不敢欺侮牠了。這故事寓有男兒當自強的意思在內，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是暗示而不用明說，是啓發而避免說教，我認爲是深合教育原理的。我本人雖然淺薄，於教育更沒有深切的研究，但對我的獨子，不但從不打罵，卽有糾正，也總用暗示和譬喻，不傷孩子的自尊心。在人前不誇獎也不督過。與陸松濤的家庭教育，可謂大異其趣。我又怎忍使我這掌上明珠投入晦暗的深淵，以致貽誤將來呢？我之對陸松濤拒婚，其最大原因卽在於此。至於對他本人，我倒是有點欣賞的，因爲他的氣質很像陳夢麟的緣故。

自從那天不歡而散以後，陸曾來過兩次，我都預囑亭子間嫂嫂，代爲擋駕。接着他來信說：我如不原諒他，他將無以自處等。我決心置之不復。他每隔兩三天必有信來，我照例不拆就扔入字紙簍去。因事實上既不可能和他結婚，不如趁此一揮慧劍，斬斷情絲，免使兩方面增加痛苦。因我爲了撫養孩子，必須振作。寫文章的人，自己的頭腦最要保持冷靜，方能寫得出令人感動的作品來。假如自己的情緒先已亂了，又怎能够從容運思，而把故事生動地寫到紙上來呢？我之不理陸松濤，絕非冷酷，我也是出於不得已啊！

詩人急病命在須臾

日子平靜地度過，很快便到了民國二十年的初多時分。真兒已去幼稚園，我正在想一個結尾應該如何收縮，纔有力量。忽然身後的房門被推開，一個人如旋風似的捲進來。嚷道：

「陸松濤病重，已經進了醫院，他說要和你見最後一面，才能够瞑目。」來人正是王怡如。

這消息太突然，我也驚得跳起來，一面換衣裳一面問是什麼病。

「不知道，但知十分嚴重，我們快走，遲了祇怕就見不着了。」

我也慌慌張張，手脚發抖地。但孩子總不能不帶，於是又趕往幼稚園接了孩子，破例地叫了部出租汽車，趕到紅十字會醫院，進入樓上頭等病房時，但見陸松濤面黃於臘，包着頭在那兒躺着，小濤寂寞地坐在一邊。一見我，便輕輕喊道：

「爸爸，阿姨來了！」

陸松濤張開眼來，一見是我，却不住地在揩拭自己的眼睛，含含糊糊地說：「我不是在做夢吧？」

我心上一分淒涼，三腳兩步走到牀邊，輕輕告訴他：「我在這裏……」說到此，我的聲音也有點哽咽，不敢再說下去了。

「啊！我此生還能見到你！」祇說得這一句，他那眼淚便簌簌地流下來了。

「不要太激動。」我止住他，因問：「是那裏不舒服，醫生怎麼說？」

小濤代答道：「醫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病，爸爸祇是不能吃也不能睡，宿舍裏又沒人服事，因此就搬到醫院來了。」

陸松濤要我坐在他牀邊的椅子上，他已平靜了一點，問：「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生病？趕來看我！真謝謝你。」

小濤漲紅了臉道：「是我去找的陳伯母。」

我說：「恰如，你不該嚇我！」

「不那樣說，你肯來嗎？」恰如知道陸松濤有話要和我講，便知趣地拉了小濤和真兒，到樓下草地上玩去了。病房中祇剩得我和陸松濤兩人時，他問：

「你還在生我的氣嗎？」

「我根本沒有生你的氣。」在此情形之下，我已把平日想要和他絕交的決心，拋諸九霄雲外去了。反

道是無情却有情

倒責備起自己來：對於這樣一種性格的人，不應該絕之過甚的。聽見陸松濤又說：

「問鵬！你如拋棄我，我是活不下去的！」

他第一次叫我現在用的名字。

我笑道：「你在沒有認識我以前，還不是活得好好的？」

「那是一具活屍，沒有生命的。自從認識了你，纔懂得生命的可貴。我今別無所求，祇希望你依然肯和我見面，和我通信，讓我……」他很累，不能够一口氣說下去。

我制止他不要多說話，並且安慰他和答應他道：「我們的友誼還是和從前一樣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他像孩子似的笑起來，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問鵬，你肯陪我多坐一會兒嗎？」他像深怕我逃走似的，伸出他那消瘦而顫抖的手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而且久久不肯放開，於是微笑着閉上了眼睛。過了一回，竟打起鼾來。我知道他已幾夜不曾合眼了，能够小睡一回，對於病體總是有益的啊。深怕驚醒夢中人，不敢把手抽回，就這樣地讓他握着。

恰如帶着孩子們，在房門口出現過兩次，見這樣又退回去了。

過了一個半小時，陸松濤醒了說：

「對不住，你的手麻了吧？」他放開了我的手說：「我睡得好甜，肚子也餓了，想吃點東西。」

我立刻按鈴，請護士進來。問她：

「病人想吃，可不可以給他吃點流汁？」

護士不敢作主，問過醫生以後，才送來了一碗鷄湯掛麵。陸松濤說：「我沒有病了。」於是半坐在牀上吃起麵來，吃得狼吞虎嚥地。

這時，王怡如已帶着孩子們進來，見他好一點，也覺高興。小濤說：

「爸爸好可憐，常常想阿姨想哭了咧。」

紅潮升上病人的兩頰，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。一轉眼看見真兒嘟着小嘴，一臉孔不高興的樣子，莫非又是誰欺侮了他吧？在那樣的場合，我也祇好不加深問，以免又惹出一場閒氣來，刺激病人。

臨別時，陸松濤說：「你如不太累的話，希望你明天再來看我好嗎？」

我像哄孩子似的哄他：「你今晚好好睡，我明天下午一點準定來，想吃點什麼？我給你帶來。」

小濤插嘴：「這裏規定，不准送吃的來，醫院裏伙食很好，爸爸要是能够吃就好了。」這個沒娘的孩子很懂事。

探病有一定的時間，時間一到，我和王怡如便分別回家。

一到家，真兒就來質問我了，他說：「媽媽要陸伯伯做媽媽的兒子，不要真兒了？」

「媽媽要真兒，不要陸伯伯做兒子的。」

「那媽媽爲什麼那樣喜歡他？」

「這是朋友，他在生病哪！」

眞兒不再說什麼。當晚，他在夢中大哭道：

「媽媽是我的好媽媽喲，不要給別人搶去啊！」

我立刻起來，到他小牀邊拍他，並且安慰他。但他剛一睡着又哭醒了。我祇好讓他到大牀上來，捱着他睡，免他再做惡夢。

次日，我不敢再帶眞兒到醫院去，把他送去陳家給奶奶作伴。又和王怡如商量，買點什麼去送陸松濤比較好。結果是買了一束花、一籃水菓。一進醫院，先把東西交護士送請醫生看過，才帶進病房來。

陸松濤已坐起來了，正在看書。他告訴我：

「昨晚睡了幾小時，今天也吃過東西，明天想要出院了。」

小濤已把我送去的花插在瓶裏。我就坐在牀前，爲病人削蘋果，也削了一隻給小濤，小濤高興地吃着。陸松濤却不肯獨吃，定要分一半給我，我照辦了。他才高興道：「我希望今後的一切，都要和你共同享受才好。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這句話是不能回答的。祇因念他尚在病中，不駁他就是了。我勸他再住兩天，等完全復元了再出院。我因想到昨天小濤說的「宿舍」兩字，何以他們住在宿舍而不住在家裏呢？便問小濤。小濤看了看父親，才說：

「因為爸爸看見哥哥就有氣，所以把哥哥交給奶奶，帶了我搬到宿舍住，快兩星期了。」

「爸爸生病，你奶奶知道不知道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爸爸不許我去告訴奶奶。」

我知道陸松濤得病的另一原因以後，便婉勸他：「依我想，宿舍的伙食總不如家裏乾淨。況且你們長期住在外邊，老人家也會掛念。再說小松到底還是個孩子，離開了父親，他可能在心理上有影響，對他的教育不太好。出院後，還是搬回家去住的好。」

「這是我的事，你不用操心。」陸松濤很快回答。

我猜想陸松濤對他母親可能也有什麼隔閡，否則單為小松，不至如此決絕的吧？

經過我再三譬說，他嘆道：「你是講忠講孝，一腦子舊道德的新女子，可惜別人不了解你。」又說：「你既如此苦口勸我，我就聽你的話搬回去，不過我有條件！」

說到此，護士進來試體溫，便把話頭打住。

我聽他要提條件，不覺一呆。心知他如今正在倚病作嬌，不知要說出什麼驚人的話來了。心中不覺忐忑。

護士去後，他才說：「你這一個月也瘦了不少，何苦呢？我的條件就是要你自己吃得好一點，少寫文章，心情放開闊些，不要鑽牛角自尋煩惱。」

「這話應該勸你自己才對。」我笑道：「因為寫文章忙一點，我倒不覺得瘦了，足見你對我的關心，我會保重的，謝謝你。」

小濤正在溫習功課，他說：「請了三天假，明天要去上學了，曠課太多，祇怕數學跟不上。」

我便幫助他演算，做了幾道習題，他很歡喜。我不願陸松濤多說話勞神，就告辭到陳家來。

陳竹雲因我拒見王哲生，又不肯接受他的勸告，心裏不高興。一見我，祇打個招呼，就托故避開了。王怡如笑道：「不要理他。」

我謝了奶奶，帶着真兒回四達里以前，在路上買了一件玩具送給真兒，托言是陸伯伯叫我買給他的，真兒很開心。

松聲雪韻夢裏樓台

以後，我又去了三天醫院，直到陸松濤出院為止，却從不曾遇到過陸松濤的母親。小濤私下告訴我：「奶奶成天坐在牌桌上，家裏的事是娘姨管的。禮拜天，奶奶一高興就帶了哥哥一同去打牌。爸爸不願哥哥學壞，總把他帶在身邊。這些時，爸爸不管哥哥，哥哥就跟奶奶去打牌。爸爸知道了很生氣，又不能說。爸爸好苦呀！」

「等爸爸完全好了，你和爸爸一同到我家裏來玩，我燒點菜請你們吃。」我說。

果然，這個星期天，陸松濤帶着小濤來了。

我問：「小松爲什麼不來？」

「跟奶奶……」小濤祇說得這三個字，他父親就接口道：「跟奶奶玩去了。」

我炒了幾樣菜，留他們便飯，兩父子吃得津津有味。看樣子陸松濤的健康恢復了，我也覺得很安慰。休息了一回，兩個孩子在樓上跑馬一般，我怕二樓房客講話，因提議到公園去。

真兒嚷道：「虹口公園不好玩，真兒不要去。」

「我們去兆豐公園吧，那裏有猴子，很好玩。」陸松濤建議。

我雖然又在上海呆了許多年，足跡却從不曾到過兆豐公園，但兆豐公園的影子竟永永不能從我的心頭抹去。逝去的夢，不想再去追尋，以免增加精神上的苦痛。無奈孩子們的慫恿，祇好破例了。

幾年隔別，兆豐公園已非復當年面目，而我自己呢，也由純潔的少女而成爲人妻人母，以至守寡撫孤了。人事滄桑，可勝慨嘆！

「你爲什麼又嘆起氣來？」陸松濤問。自從病中相聚了幾天，我們的友情又增進不少。他之對我，說話行動，已不像從前那樣地多所顧忌了。

我隨口答道：「想是冬天的景象引起我的感慨吧？」

「冬天的一切是深刻的，好比中年人的感情；少年時期的浮華已成過去，而目前的人生是經過洗鍊的

，也是經得起考驗的。所以我與別人相反，不喜歡春夏而喜歡秋冬。冬天的美，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够領略的。你說是不是？」

我點頭。巧的是我和陳夢彪的相逢，也正在冬天。今天，重到蓬萊，而人事已非，不覺又是一聲長嘆。

「怎麼，你又嘆氣了。」

此時小濤已拉了真兒逗猴子去了，祇剩得我們兩個大人，在傷今弔古。

「人生有涯而愁無涯，何必以有涯之生去作無涯之愁？還是放樂觀一點吧。」

我一笑作答。

陸松濤說：「你的笑，就如春花一般燦爛。我從沒有見過女人的笑有像你這樣可愛的。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「不是胡說是真的，我雖塵俗也可能很淺薄，可是我的審美眼光却很高超。我以為女人的美，最重要的是要高雅，要有丰韻。五官位置端正的，可謂滿坑滿谷，若求合於雅和韻的條件的則千萬人中還未必能找到一人。祇因為雅與韻必須具備純潔的心靈與高超的人格，那麼她的一言一動，甚至一顰一笑都是韻味無窮、清新絕俗的。我心目中所仰慕的就是這樣的美人。我生何幸，竟然被我找到，你難道不羨慕我的厚福嗎？」他調皮地問。

我深深地笑了。但也學着他兜圈子回答：

「就我所知，你心目中的那一個人，恐怕並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高雅與美好吧？」我說得聲音很低，彷彿怕誰聽見似的。他凝神地聽着，也肯定地回答：「我的看法是不會錯的。」

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「你太謙了。」他說：「不過我認爲拒見王哲生是對的。見了面再否決，反而落一痕迹。我也認識王哲生的，一個書呆子，比黃適更不如。那是真正辱沒了你，也褻瀆了你。」他的話頭忽然扯到王哲生身上，倒使我有點感到意外。便問：「又是恰如告訴你的？」

「不，是王哲生的朋友對我講的。」

「爲什麼那些人要背後議論我？」

「你是一個突出的人物，又有才名；知道你的人很多，自然會談起這些話來。不過他們倒也沒有惡意，祇是說王哲生不知自量罷了。」他嘆道：「祇有我知道你的內心，你是由於珍惜自己的感情，非其人決不輕易用情，一有所鍾，却是患難不移，死生不渝的。」他的話頭一轉，又說道：「你從前的婚姻不理想，却有了母親的責任，我也如此，我們可謂同病相憐了。」

「可是我們都已經病入膏肓了。」

「不至於吧？」

「你再想一想。」

「我也清楚，你不願和我結婚的癥結是什麼，但是時間可以解決一切的。再過幾年，小松即使不能讀大學，我也要讓他學點專門技能，可以自謀生活，不至再來煩擾我們。小濤資質好，對你尤其敬愛，他是我們的好孩子。那時阿真也大了，可以和他說得明白，大約不會對我取敵視態度了。」

「小濤很乖，我很愛他，這是不用顧慮的。祇是你怎麼知道阿真對你不友善呢？」

「他一直對我虎視眈眈地，他在代他的父親吃醋吧？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最敏感的。你以為我不知道？」

在以前，他從未說過戀愛這類字眼，乍聽使人感到羞澀。可以說陸松濤和我的感情，彼此都十分謹慎，因此進展也非常緩慢。三年來，一直保持着普通朋友的態度。也可以說我太矯情，要不是他那一場大病，是誰也不會掬心相示的吧？他如今既已明白了我的心意，態度也就與從前不一樣了。可是，我總覺得他說話太露骨，未免使人難堪，以至於臉上發起燒來。

他對我凝視了一陣，忽然嘆道：

「你還是一個少女的心情。就從外表看，誰也不會相信你已經做了母親。唉！真是冤枉。」他又說：「實際上結婚生活並不是一首詩，使你成爲一個主婦，更是糟塌了你。但爲了應付社會，兩個異性想要共同享受一些登臨之樂，而不被社會歧視，那麼除了結婚，實無其他途徑可循。但我的希望，祇在和你偕隱

名山，作個終生伴侶，即使十年以後，你也不過三十出頭，我還不到五十，我們仍有強健的腰腳，可以跋涉名山大川，烟霞嘯傲。那時，你寫作，我繪畫，過幾天神仙似的生活，此生也就可以無憾了。我的詩稿和畫頁，也想請你幫我整理。我打算將來築一間小樓，叫做松聲雪韻樓，我的詩集就叫作松聲雪韻樓詩。我兩人再合出一本詩文集，你的文筆很沉雄，毫無脂粉氣，題名以後再定。也許我們的名山事業，能够傳諸後世，作為千秋佳話也未可知的。」他躊躇滿志地說出了他的心聲。「可是隱居生活也並不容易，先要建立一點經濟基礎，才能够不愁衣食。我想過許久，我家在雲南大理鄉下，還有一點田產，如今託人經營，難免荒廢。我很想回去把他清理一下，看能不能籌出一點錢來，作為我們日後雙棲的資本。商務書館有意要我到昆明去整頓分館，但還沒有十分決定。我因為你在上海，所以一時還不想走。」

「那就不對了。你若為我就誤了前途，那我不成為你事業上的障礙了嗎？有機會還是去吧。況且我們的感情是超現實的。山河雖然遼闊，却是阻隔不了我們的精神契合……」

「你何必向我說這一番大道理？事情還不曾決定呢。」他笑道：「我說你有點迂，這不是迂是什麼？」

我也笑了，但我的心並不會笑，反而有點悲從中來似的，也或者是方才別離的談話所引起的吧？我忽然問他：

「萬一在我們的計劃沒有完成以前，我死了呢？」

他怔怔地望着我道：「你爲什麼要說這樣不祥的話，使我傷心？」

「不！祇因我自知體弱，所以順口說說罷了。」

他說：「果真如此，我必爲你心喪終生！」

「那麼，你也肯愛屋及烏，照顧阿真嗎？」

「這还用說嗎？我必將以親生子待他，把他教養長成。」

「那我預先向你道謝。」

本來談得很高興，被我這一說，氣氛就顯得有點低落。幸而小濤和真兒跑來，拉我們去看孔雀開屏，纔結束了方才這一段得不到結論的談話。

在歸途中，我的腦海裏一直交織着陳夢彪和陸松濤兩人的面影，由於年齡的區別，後者比前者自然更爲成熟，而兩人對我的鍾情則相同，不過年輕那一位，比較熱情也比較富於幻想。至於中年人，因爲他的社會經驗較深，他的看法也就比較實際多了。大約是因爲同一兆豐公園的緣故吧，我的情緒始終是複雜和悲觀的。但也不願杞人憂天，時間自會答復一切的，我想。